

是能抵制改革的。在开始时，原始文明的高级文化必然是从固有的社会习惯中萌发出来的。在任何文明中，这两种传统是互相依赖的——它们可以被看作是思想和行为的两种趋势，两者是可以区别的，但总是互相渗透。

（摘自《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唐荣智译 礼 瑞校）

## 论马列主义社会学的对象问题

〔苏〕费多谢耶夫（П. Н. Федосеев）

社会学研究不论对完善劳动集体、党和国家机关的实践活动及制订行政决定，还是对社会学本身及其哲学原理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发展，都具有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我们能进一步明确马列主义社会学的对象、研究任务和同实践联系的方式的特点，我国马列主义社会学的成果就可能大得多。在许多方面，无论是普及社会学教育，还是改善社会学机构和业务的活动，都取决于此：因为为了使研究所机构和科学工作者的劳动组织卓有成效，就必须使它们与科学的结构相一致；为了发展社会学教育，建立新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学教研室，必须具有明确的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还要根据统一的、有科学根据的观点，也就是说，马列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应该避免与其他科学学科重复，并在科学体系中占有自己的地位。

众所周知，科学认识不会停止，甚至在比较短的一段时期内也不会没有变化。各个独立的科学学科的研究范围，科学知识分化和综合的过程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从这些变化的角度出发，再考虑到具体的历史环境，就必须对过去一段时期内关于唯物主义社会学对象问题的一些理论进行澄清。在那个时期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对社会现象的经验研究还刚开始，马克思主义者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深入研究社会发展的基本的哲学问题上，放在揭露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硬说我们缺乏有关社会的学说的这种谎言上，因此，我们正当地强调了作为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但完全不应该由此把历史唯物主义或

者科学共产主义包括在社会学内，也完全不应把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共产主义与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等同起来，或者象有时人们所说的，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同社会学的最高层次等同起来。

在我们看来，这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同社会学的一致性问题只是从辩证法的统一和差别、普遍和特殊的角度而言的。要是认为它们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意味着使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不同形式合法化。即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与此相应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大学的教学中既要作为哲学的课程，又要作为社会学的课程的合法化。但问题主要还不是在这方面。上述这种观点乃是一种折衷主义的调和观点。企图把在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象的两种不同理解的观点统一起来，即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或者科学共产主义等量齐观；另一方面，则把社会学缩小到只是经验研究，结果是把所有的经验研究，不论它们是在什么样的学科领域内进行的都宣布为社会学研究。沿着这一折衷主义观点的轨道，对社会学内容形成了所谓经验的，“中级的”和“高级的”三种层次的解释。同时，把社会学的“高级的”层次与历史唯物主义等同起来。但是难道社会学在自己的理论概括中可以只局限于重复历史唯物主义所研究的问题范围吗？只要让我们看一看在《社会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篇目吧：在这里，社会阶层和小型的共同体，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城市化，迁移，劳动集体、家庭和非正式群体中人们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与社会和文化进步的普遍问题一起占有显著的地位。所有这些问题，对理论和实践来说，都是重要的问题，应在各种层次上进行研究。只有一点是我们不清楚的：为什么这些问题应该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即实际上是哲学的问题等同起来呢？在科学研究活动中，我们认为哲学的方法论的巨大作用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研究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关系，归结为简单的合并，因为这种关系应该反映作为科学的社会学的特殊性。揭示和论证这一特殊性，乃是解决社会学的对象问题的关键。

在我们看来，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之间

相互关系的公认原则，是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最正确的方法。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理论学科，它们研究经济和社会认识具体领域内基本的方法论原理，并概括这些认识的成果。所以，社会学（也和国民经济学的领域一样）应在不同方面，不同尺度和不同规模上研究社会的具体情境，结构和过程。从社会共同体的规模来说，有民族，阶级，小型的社会群体（劳动集体，家庭等），从地域的剖面来说，有乡村，城市，地区和国家。自然，也不能以静止的观点看待研究的对象，而是要在它们的相互影响和发展中，要在普遍，特殊和个别的统一中，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中来进行研究。由此可见象个性及其形成，社会规范，价值，价值定向，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文化及其社会表现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等这样一些问题的重要性。

社会学研究的最终成果，是理论的结论和实际的建议，而这首先要取决于这样一些条件，即抽样的性质和代表性，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学者对所搜集到经验材料进行正确分析和概括的能力，即方法论和哲学方面的修养。在方法论和哲学的这个“交接点”上，可能产生与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有关的问题。社会学家要把自己的概括提高到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哲学家在具体分析社会现象时，则要达到社会学的水平。但是显然这并没有为把历史唯物主义纳入社会学而提供什么根据。

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区别的本质特征，以及在对象性质方面与国民经济学相类似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在社会学研究的应用方向方面。这个方向与社会学的理论功能及其在发展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作用决不矛盾。具体说来，社会学首先要面向党、政机关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科学地概括和阐明实践经验，对社会实验进行方法论的和教学法的训练，制订劳动集体，乡村，城市和地区的社会发展计划是社会学的的首要任务。

我国的报刊早已指出，当前社会学首先要作为应用科学以最高的效率发挥作用。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对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前景以及社会的同质性（однородность）的成就进行

分析研究，仍然是社会学家工作的中心问题。这方面的作用不仅没有缩小，相反在扩大。我们应再三强调进行这类研究的重要性。在解决劳动集体的生活问题时，社会学家应研究劳动，共产主义教育，生活方式，精神和物质鼓励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许多方面是以劳动集体的状况及其社会心理状况而转移的。制订积极的人口政策，家庭的巩固问题，环境的美化及人口增长的最佳条件和指标，具有愈来愈尖锐的性质。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将对生产力的发展，青年的教育，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完善，给予极重要的影响。

（摘自苏联《社会学研究》1982年第3期  
文 新译 谈谷钟校）

## 意大利的当代社会学

〔美〕戈登·迪伦佐（Gordon J. Direnzo）

意大利的社会学可以说正在朝宏观理论大大地调整方向。这种宏观理论的倾向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应是欧洲学术界的传统的人文主义观点。

早期的空想的人文主义社会学家与现代的年青后生，特别是六十年代在国外受过先进训练培养的那些年青人，他们之间有着重大分歧。这种分歧特别表现在这个领域的知识上（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尤其是表现在现代调查研究的方法论的训练上。老一辈的战后的意大利社会学家具有各种不同的学术研究经历。他们缺乏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知识，通常是用政治的、哲学的或历史的观点来研究社会学，并且缺少经验基础；和老一辈不同，现代的青衣一代的社会学家在学术研究经历方面，特别是在专业训练方面比较一致。年青的一代由于在现代的调查研究方法论的方面受过很好的训练，从而，无论是在经验上还是在理论上，都能更加面向社会学的实践，并且更加专心致志地投身于微观社会学的研究活动。老一辈的社会学家基本上是这个行业的“一般从业人员”，只是偶而关心一些具体问题，而且，也许只从事小规模调查研究。然而，意大利社